

# 黄昏 清兵卫



日本武士小说大师

藤泽周平

著

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

李长声

译

隐藏在世间的扫地僧，含蓄与隐忍的人生态度  
刀光剑影却不动声色，武士小说的巅峰之作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同名电影横扫影坛

宫泽理惠 真田广之共同演绎

道尽平民心事的电影大师 山田洋次导演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提名

柏林国际电影节 金熊奖 提名

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亚洲电影





# 黄昏清兵卫

〔日〕藤泽周平 著 李长声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昏清兵卫 / (日) 藤泽周平著; 李长声译. —2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133-0974-5

I. ①黄… II. ①藤…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8213 号

---

Tasogare Seibei

By Fujisawa Shuuhei

Copyright © 1988 by Kazuko Kosug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Nishikawa Communications Co., Ltd.

---

## 黄昏清兵卫

(日) 藤泽周平 著; 李长声 译

策划编辑: 高 磊

责任编辑: 高微茗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二版 201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974-5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 黄昏清兵卫 1
- 生瓜与右卫门 31
- 马屁精甚内 61
- 爱忘事的万六 93
- 不说话的弥助 113
- 咋咋呼呼的半平 145
- 壁上观与次郎 179
- 叫花子助八 217

黄昏清兵卫 ——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在藩城北濠边上的小海坊，家老杉山宅邸的后屋里还亮着灯。

有两位来客：总领寺内权兵卫和郡乡总管大冢七十郎。宅邸的主人杉山赖母紧抱双臂，不知叹息了多少次，终于放下手臂，啪地拍一下膝头。

“唉，总之等半泽再来消息吧。”

“若知道没搞错，打算怎么处理呢？”寺内问。杉山看着他那肉乎乎的红脸膛儿和圆眼睛。

“那时候就不能置之不理了。”杉山给自己打气似的，这回用拳头猛击了一下膝头。“乃至决战，把堀将监搞掉。”

藩里现在有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那就是位居宰辅的首席家老堀将监专横跋扈。不过，他如此专横，杉山等其他执政也

不无责任。

七年前，气候异常，藩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荒。插秧时节、插秧之后都滴雨未降，烈日普照田野，让人惴惴不安。农民们拼命找水，翘盼梅雨，但梅雨持续了还不到十天，进入六月便放了晴，只是把干裂的田地湿了湿。

到了往年梅雨结束的六月中旬，老天却下起雨来，那雨水竟冷得要命。一连下了五天，第六天变成藩民从未见过的暴雨。一天一夜，昏天黑地，简直分不出白天与黑夜，只听得雨声哗哗作响，大河小沟都荡荡横溢。雨终于停了，平地上的水田旱田全都沉在了水下。

不仅田地，流经藩城边的五间川泛滥，街镇也浸水。下游决堤，有的村落甚至被冲走了房屋。

水退了，七月的阳光照射劫后余生的稻子，当此时节，却又从藩境的山地连日吹过来冷风，吹遍原野，把本来就打蔫的稻田吹得翻江倒海。这样的日子一连好多天，抽穗太晚了。大灾荒已然是板上钉钉。

藩里前一年也歉收，但财政困难，藩府仍强行收缴地租，各村不少人家把存米都拿出来交租。转年大灾荒，这下藩里可要饿死人了。

藩府慌忙掏空了藩库，设法从京都一带购买稻米和杂粮，并禁止把粮食带出藩，鼓励米饭掺杂粮，采取了各种防止饥荒的措施。不待藩府指示，藩民争相到山野里挖葛根、蕨根。连萝卜、芜菁、白芋、红薯的叶子也弄干了食用。甚至把款冬叶、虎杖、蓟叶水煮或者去掉苦涩的部分，都用来掺米饭。

不出所料，藩域之内从秋到整个冬天遭受饥馑，藩民度过饥寒交迫的严冬，到了三月，从京都一带张罗的稻米杂粮终于运来了，藩府便实施强行配给制度，按家臣、市人、村民的顺序出售大豆、麦子。对于手里没有买米钱的藩民实施贷款，而连借贷也没有能力的赤贫，由坊官、村吏开列名单，每人每日发给一合五勺救济米。

总算没饿死人，度过了饥荒，但此后财政告罄，当时的执政们一筹莫展。分派下去的地租连三分之一也收不上来，又全都放贷。贷款也罢，用于赈灾的藩金也罢，都无法在限期内收回来。

之所以无法限定，是因为两年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农村普遍凋敝不堪。各村纷纷出现了开春没有种子往田里撒的农户。不要说借钱买种子，甚至都有人受不了连续两年借债的重压，放弃了田地，到镇上做工去了。

令藩府担心的荒地开始出现了。藩府有规定，荒地不许转卖他人，应由村里共同耕种，这个规定变成各村的重负。谁都是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各村东一块西一块剩下春天还种不上的田地。债台高筑的乡村气息奄奄。

尽管处于这种局势，藩府的支出却还是照出不误。发布节俭令，那也是杯水车薪。筹措一些资金，重建惨遭重创的农政是首要问题。新年伊始，执政们把镇上的富商一个个叫到藩府来，交涉借钱，但他们已经借给藩里很多钱了，再出借，岂止回报，连能不能收回来都没有把握，所以一律是面露难色。

结果，一直交涉到开春，藩府借到手的钱还不到所需金额

的五分之一。交涉以失败告终。其后，三名主宰藩政的家老、一名位居家老之下的中老辞职，留在执政位置上的只是家老成瀬忠左卫门、中老杉山赖母二人。

补缺的是堀将监，由总领升任家老之职。还有一位新任家老，野泽市兵卫，也是堀派的人。堀的父辈长年担任首席家老，在藩内隐然留下了堀派这个派阀，野泽市兵卫也当过家老，所以这二人可说是多年之后又重新执政，东山再起。他们二人，再加上留任的成瀬忠左卫门、由中老升为家老的杉山赖母，这四个人占据家老之职。中老新任命了吉村喜左卫门和片冈甚之丞，他们也属于堀派。

## 二

堀将监当总领的时候就屡屡批评旧执政的政策，对灾荒的善后也夸下海口，说自己另有方策。他进入执政之列，又坐上首辅的位置，迅即在藩政上推行起自己的方针。

藩内有一个船运商，叫能登屋万藏。这个新发迹的商人拥有千石船二艘，载重五百石、三百石的船数艘，北到松前，南到京都一带，贩运各地物产，传闻富得没边儿没沿儿。他住在港口所在的须川，离藩城二十多里。

以前藩府与能登屋有过两次亲密接触。一次是幕府摊派，修复江户的寺庙神社，藩里拿不出工程所需资金，向能登屋商借五千两。再次是能登屋找藩府，要承揽芦野新田开发，这是藩里最大的开垦事业。然而两次交涉都付诸东流。原因是能登屋提出的条件令人觉得不像是本藩的商人，两次放贷要利都过

于苛刻。藩府拮据，总惦记能登屋万藏的财富，却又怕这个极其会钻营的商人介入藩政。

堀将监肆意把能登屋的财力拉进了藩政之中。他首先以救济因禄米被征借而困窘的下级藩士为由，向能登屋借一万两充盈藩库，使禄米征借率有所下降。而后在村与能登屋之间打通低利融资的途径，使能登屋可以不通过藩府直接向村一级放贷资金或种子。

藩府认可的贷款投放到村一级，从表面看，这就像是藩府对凋敝的各村实施救济的一个权宜之计。且不管将来如何，能登屋的钱确实能给死气沉沉的各村带来生气。

旧执政和家老成瀬忠左卫门、杉山赖母等瞪大了眼睛看着堀的大胆而果断的政策，没有公开唱反调，因为旧执政之中也常有能用登屋的钱给藩政注入活力的欲望。不过，包括成瀬和杉山在内的旧执政们摆脱不掉顾虑：这么干的结果就是，能登屋插手进退维谷的藩政，而乡村被他的钱捆住，迟早会形成比以前更严重的凋敝。可是，堀将监不顾一切与能登屋联手，他们也只有静观其发展。

后果现在显露出来了，那就是能登屋在收购荒废的田地，要成为地主。以前也发生过郡乡总管等官吏帮助地主、富商收购荒地，从中获利的事件，都受到严惩，但这次能登屋公然下手收购荒地，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那就是以地抵债，谁也无法惩办他。

藩府一贯推行的政策是通过开垦新田等扶植腰强腿健的自耕农，一旦农政的基础崩溃，藩内就会出现更多佃农以及更大

的地主。

能登屋慷慨为藩府的各项措施提供资金，虽然挂了低利融资这个看上去好像是合作的假面，但不用说全都是藩府的债台。能登屋跟藩府这个最牢靠的借贷方紧密结合，使财力日益膨胀。他在镇上开了分店，最近藩士悄悄出入那里借钱，络绎不绝，也成了公开的秘密。能登屋是拯救藩财政困窘的救世主，但因此而不断地汲取利益，也是一个巨大的寄生虫。

不是没有指责的呼声，但堀将监充耳不闻，丝毫没有跟能登屋拉开距离的意思，对强烈反对的人则严加镇压。

主管农政的高柳庄八严厉批评了以向能登屋融资为基础的政策，立马儿被罢免，并处以闭门思过五十天的惩罚。郡乡总管三井弥之助详细调查能登屋收购土地的情况，偷偷打报告，被降职到边地。财务总管的属下諏访三七郎详细记载藩府从能登屋借款的情况，附上意见书，要呈递和泉藩主，结果被扣压，世袭的俸禄被削掉一半，调到边境守关卡去了。

堀将监的独断专行不止于镇压反对派。諏访三七郎是行事谨慎的人，调查记录及意见书还做了副本，由藩主近侧的友人悄悄递上去。年轻的藩主看了大为恼怒。可能堀听见了传闻，渐渐图谋要换掉藩主。

他的目标是拥立藩主的三弟与五郎。藩主和泉正宽，头脑聪敏，也不无雄心，但体弱多病。或许是这个原故，他三十二岁了还没有孩子。堀将监着眼于此，图谋使这位精明刚烈的藩主早早让位，立性格温顺的与五郎为藩主。

江户藩邸的家老半泽作兵卫给杉山送来密信，说和泉藩主

因病推迟回落，大约半个月前，堀将监以探病为由突然来到江户，其真正目的是晋见藩主，当面逼他退位。半泽又补充说，大概堀将监担心在藩里干这件事对家臣影响太大吧。虽然是推测，但半泽既然能说到这个地步，就应该是抓住了什么证据。

堀将监从两年前开始明显地肆无忌惮了。其一是让能登屋出钱在海边建别墅，置家臣、藩民于不顾，每月一度在那里寻欢作乐，以致议论纷纭，他却满不在乎。

杉山等一些重臣抓住这种事，以及堀将监对藩主图谋不轨的其他言行，悄悄谋划对策。据半泽密函，事态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堀将监的父亲专横跋扈，被赶下首辅的位置，看来这种专横是堀家的遗传，在儿子身上也开始显露，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忠左卫门和我，还有甚之丞吧……”杉山赖母屈指计数。反堀派也并非只垂涎看着堀的专横，他们说服了中老片冈甚之丞，暗中把他拉到了自己一边。“执政的势力现在是一半对一半，但要是提交到你和加纳又左也能出席的要职会议上……”

杉山注视寺内权兵卫的脸，又屈指算计。“除去中立的三人，对方还多了两个……”

“让大监察矢野召开监察会议如何？”

“不行，矢野没那个胆量。他虽然算不上堀派，但害怕堀。”

“那不就束手无策了吗？”

寺内焦躁起来，抓起榻榻米上的茶碗送到嘴边，却发现是空的，又恨恨地放回茶托上。

杉山看着，说道：

“叫茶歇一下吗？”

“不，夜已经很深了，继续吧。”

“好吧。”杉山又看了看寺内和大家说，“我考虑，还是开要职会议，有必要公开弹劾堀一次。这由我来干。抖搂出逼迫藩主退隐这件事，哪边都不靠的早坂等人也不能不站到我们这边来。”

“要是抓不到确凿的证据，可就自找麻烦了。反倒有我们被他一网打尽之虞。”

“会当然是在掌握了证据之后开。”

“将监可是很霸道呀。”寺内用慎重的口气继续说，“假设那就掐住了他的脖子，他也不可能就此认输走人。他心里会明白，一旦退却，必定被追究罪责。”

“所以现在要商量一件事。”杉山赖母说着，像听灯油燃烧的声响似的，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堂堂长方脸。脸上露出很紧张的神色，虽然在自己家里，却压低了声音。“如果会议上能够势均力敌，而后就有个对策。”

“……”

“我们强迫他下台，他若听从，就当场把大监察叫来，若是不听从，那就只有不让他离开，除掉。你们觉得怎么样？忠左卫门早就说要诛杀堀。”

“……”

“既然针锋相对了，让他毫发无损地离开会场，我们就败了。后果什么样，可想而知。”

“不错。”寺内喘吁吁地开口。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有别

的办法了。可是，还需要其他人同意吧。”

“不，没那个工夫。况且我们派频频碰头，会被敌人怀疑。”杉山摇摇头，开始用敌人这个词。“看看半泽的下一个通知，堀的所作所为如果真像半泽所说的，我们就立即派快马去江户，请藩主写一纸诏令。”

“奉旨讨贼？”

“对，打出藩主的旗号。”杉山断然说。

三人互相看了看。沉默片刻之后，寺内问：“那么，找谁当杀手好呢？”

“杀手？”杉山一副沉醉于决定重大事件的表情，心不在焉地看看寺内，“杀手谁都可以，从年轻人当中找一个会使刀的就行。”

“那可不行！”寺内对这位家老的无知感到很吃惊，告诉他堀将监有一个不离左右的护卫。“是近侍队的北爪半四郎。听说在江户修炼过小野派单刀，藩内无出其右者。开要职会议，堀必定会硬把他带到席间。”

“哎呀，那可难办了。”

“而且，堀本人年轻时在镇上的平田武馆也叫得响，再加上那么大的块头儿。虽说是奉旨讨贼，如果短时间解决不了问题，开会的大堂可就成了战场啦。”

“……”

“杀手至少要选一个能够跟北爪不相上下的人，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杉山把双手蒙在脸上，用指尖揉揉疲惫的眼睛。没想到终

于有了头绪，把堀将监的横暴从藩政中剔除，最后关头等着的却是意外的困难。

杉山把手从脸上放下，用精疲力竭的声音说：

“没觉着有谁行吗？”

“唔……”寺内抱着粗胳膊，歪着头，那样子好像一下子想不起来，又扭头盯着天棚。

难挨的沉默持续了一阵子，始终不插言的大冢七十郎怯生生地说：

“我想，这个任务交给井口清兵卫如何？”

杉山和寺内同时看着七十郎。杉山说：

“没听过这个名字呀，他是什么人？”

“我记得是财务部门的，世禄只有五十石……”大冢浅黑的脸上露出苦笑，说，“对啦对啦，外号叫黄昏清兵卫，好些人知道他。”

“黄昏？那是为什么？”

“大概是傍晚就来了精神的意思吧。”

“明白喽，”杉山拍了一下膝头，皱起眉头说，“他是个酒鬼吧？”

“不不，不是的，我没说清楚，对不起。”大冢不好意思了，“因为井口净干家里的事。我并没看见过，据说他一到家就忙得像车轱辘转，做饭打扫洗衣服。”

“他没成家吗？”

“听说有老婆，但长年卧病。”

“呵呵。”杉山和寺内互相看了看说，“令人佩服。照顾病妻，